



国与家

张廷竹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国与家

张廷竹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国 与 家

张 廷 竹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21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065-1021-3/I·139

定 价：4.80元

社编号04—0014



此书献给我的母亲祝松澍女士，她曾望穿秋水三十七春，企盼祖国
统一家人团聚，她等得太久太久、太累太累了，终于抱憾撒手人间……
没有她，就没有我，也没有这本书。

張廷竹

自序

两年前，从台湾海峡对岸寄来了一封信，信里附着一份抬头上印着“国民代表大会”字样的函件，证明了家父确实已在三十年前去世的传闻，家母读之潸然泪下。本来就是身患癌症十几年的老人了，苦苦地支撑着病躯而不肯撒手人世，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尚存，企盼着夫妻团圆、父子相见的一天；而今希望既灭，病情便迅速恶化，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接到了她老人家与世长辞的恶噩。我赶到杭州，看到她躺在鲜花丛中，香烟缭绕，挽幛挽联墨汁淋漓，我心凄惻。

我想起我六岁那年，有一天，姨父来到我家。他的儿子在澳门学生意，听说了家父于凄风苦雨中殁于台北的消息。我记得母亲闻之变色，号啕大哭，涕泪滂沱，与后来得知确信时的表现全然不同。三十年来，母亲对这个信息始终是半信半疑的，痛苦的企盼伴着凄凉的泪水使她孤灯独守，抚孤成立，挣扎着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她等得太久太久了，太累太累了，乃至最终确信此事而绝望时，已经哭不出声了。唯剩稀疏白发下面衰老皱结的额头上——一道圣洁的黄光，犹如夕阳残照，告诉我们一条历史的道路曲折延伸。

作为一个前国军高级将领的后裔，我走过坎坷的历

程。我的青少年时代饱经辛酸，贫困劳作与奋斗始终伴随着我的每一步脚印。自然而然地，一些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便成了我的朋友。物以类聚，我们常常相对无言，遥祝海峡对岸的亲人平安，盼望着祖国统一家人团聚那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这些人的际遇差不多都是极悲惨的，都不能升学、参军、提干，甚至不能去工厂做工；而被送往穷乡僻壤改造思想，或者打短工做引车卖浆者流。苦难能够毁灭人也能够造就人，今天，我的这些朋友中，有当厂长、经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人们的尊重；当然，也有的在劳改场苦度光阴，在摆地摊儿踏三轮车卖血卖香烟为生；后者是大多数。而我，大概是他们当中最幸运的一个人了。很可能是得益于我的年龄比绝大多数去台人员遗留在大陆的子女要小几岁吧——我是1950年生于香港从那里回到大陆的——所以，我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我被提了干，参了军，入了党，著作得以不断地发表和出版。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这样的一本书了：写一写台湾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痛苦之情，写一写普通的中国人对于国共两党领导人所寄予的希望和所感受过的失望。

去年秋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退役上校到了北京。他的外甥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我的好朋友。在教授家里与这位上校邂逅相逢，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和创作冲动。上校曾经是国军七十四师张灵甫麾下的一个排长，山东人，1949年去台后曾经长期驻防金门、马祖，他到过人民解放军驻守的岛屿，在那里插过青天白日旗，甚至还在影剧院里看过一本电影《白毛女》——他记不清了，说是“红毛女”，叫他吃惊也叫我吃惊的是，当他此趟从海外某

地绕道来到大陆，在福建与一位近亲相聚时，竟发现了这位近亲正是与他对峙相斗多年的一位解放军将领！我看到了他们在福建、在南京的合影，他们漫步于海滨河滩，瞻仰中山陵寝；回首往事，骨肉相残，自有无数惆怅无数感叹一言难尽。于是我亦怅然，愈加感到写这本书的必要了。我晓得，凭我之阅历学识，要想席卷四十年风云，将历史之点点滴滴尽现，实属不自量力矣；唯能尽其所能，写出几家悲欢离合，也就算是了却一点心愿了。

既写家事，就得涉及国是，这是小说家、尤其是生活于现代中国的小说家的一大难事。我自懂事始，居市井陋巷柴门蓬户，受熏陶于荆头匠白铁匠豆腐西施之辈，对政界高层人士所知甚少，尤其十年动乱，令我辈谈及此类轶闻便更为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我也毕竟是军门后裔，家父当年追随中山先生北伐抗战，算得一条好汉。而今我也着戎装，曾经挎枪转战于南国边陲的；操刀不割，何以为文？我读史书，访旧人，晓得国共两党中，皆有英豪杰士圣贤哲者，也都存枭雄政客佞臣奸贼；当年两次合作，抵御外侮振兴民族令世人钦慕；国共分裂兵戎相见，乃中华之大不幸也。因此，我力图以作家之立场，铺陈陋见，寄望于两个执政党的再度合作。统一和共襄建国兴邦大业，为海峡两岸中国人之共同愿望，我自然更加迫切。我也有同胞手足在台湾，常常思念欲得一见；家父骨柩迄今尚存台北六张犁公墓，不孝儿三十几年不能前往祭拜谒灵，诚为凄绝人伦之惨事、憾事矣。因此，四十年前之是是非非，本书中无意深究，着重写出我辈的冀盼，谅海内外读者诸君，可以理解。

写作此书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

造。因为近年来致力于二次大战远东战史研究，陆续发表了《黑太阳》、《首长营》、《支那河》、《落日困惑》等一系列描述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与盟军并肩作战，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作品，引起海内外文坛瞩目，一时间行情看涨，读者来信来函不断，出版社编辑部索稿也多，又值毕业大考，因此颇多干挠，我唯有躲之陋居一隅，抓紧分秒勤奋笔耕耳。同室之学友陈志斌、黄家满、罗来勇皆为良师益友，常常与我探讨构思、分析人物，使我得以思路开阔，写作笔健，于心深为感激。我因经历使然，生性孤僻，有时绞尽脑汁而不得佳句，便会发脾气，亦有嘻笑怒骂之狂生态令人生恶，每当此时，这几位弟兄便蹑手蹑足，轻声细语，待我恢复常态再来古道热肠地进行一番开导劝说，令人不胜感动。因此，此文收笔之际，念及便分外内疚也，借此一表谢忱！

构思蕴酿此书时，文学系教师朱向前闻知，曾与我数次长谈，一片诚意，畅聆教言；后又推荐解放军出版社马成翼，李鞍明，陈蕃面晤，分别任我出书和发表于刊物的责任编辑。这三位编辑多次与我促膝长谈，令我得益非浅。文坛巨匠茅盾先生曰：“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此书能得以发表和出版，凝聚着他们的劳动和心血，亦当致以深切谢意。

一部书成之，外因内因都不可缺少，对思想对艺术的追求乃是最重要的前提。经历过工农商学兵生涯的我，在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时，精神世界是宽阔的、复杂的，溶汇着中西文化的岩浆，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的沉静、落漠、苦闷，渊源于我对国家、民族、人生的热爱，我古怪我孤独，那是因为我曾经报国无门，养成了深深的忧患意识。

在写作《国与家》的时候，我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有创作也有理论。去年五月，香港《镜报》曾撰文介绍我的经历和作品，认为我“创作的特点是题材广泛，具有厚实的生活基础；观察角度与众不同，注重文体、语言的新颖。”过誉之词自然愧不敢当，但在《国与家》的写作中，我确实比较注意观察的角度“与众不同”的，魏诚、孟德庚、阿勇等人的不同结局，刘振中、魏贞、海莲诸位的遭际和思想变革，都力求做到真实、自然而不落俗套。至于文体、语言，有些章节也尽可能做了探索与追求，是否能尽如人意，则有待于读者指正了。

总之，以历史事实作为背景，强烈的当代意识作为参照系，艺术上追求创新和雅俗共赏，是我在文学创作，包括《国与家》的创作中的想法，我努力去实践了，并企盼着它的成功。我同时也虔诚地等待着海内外行家、读者的批评，我希望，我的下一部书会写得更好一些。

愿我们的国与家早日统一团圆，愿台湾海峡成为骨肉同胞欢聚往来的通衢大道！

张廷竹

1989年早春写于北京

国无宁日家亦无宁日。

——作者题记

●第一章

时间是1955年3月5日，橡皮艇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颠簸。浑身都湿透了的魏诚只觉得周围是一片水的世界，水流进他的嘴里，灌进他的喉咙，也涌进了他的肺腑。他跌倒了，又艰难地爬起，痛苦地发出干呕。他觉得身边的上士也被恐惧和浪涛折腾得快要死了。他听到他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种非人的沙哑的嘶叫声。在他们的身后，少尉排长孟德庚驾驶着另一艘橡皮艇，也是一会儿被抛向浪尖，一会儿又沉入水底。一道闪电亮了，魏诚看到孟德庚的面色如土，魂不附体。“连长！”魏诚听到他的喊声：“我、我不行了……”魏诚恶狠狠瞪他一眼，拔出了腰间的加拿大手枪。“坚持到底！天就要亮了，天一亮就会风平浪静……”风声雷声涛声淹没了他的训斥声。他哆嗦着，瞪圆了双眸凝望前方大陆隐隐约约的轮廓。头痛欲裂，面颊上有凝固的血块。他攥着上士的肩攀说：“看到了吗。你的家就在那，那边！”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天果然会亮得如此之快的。更没有想到会升起灿烂的朝霞。晨雾淡淡，风停雨息了。他们深深地呼吸着带有远方故土芳香的新鲜空气。低头俯视着艇首怎样一起一伏地分水前进，象犁地似的在灰色的水面上翻起白色的浪花。他们感到一阵沉醉似的轻微倦意。他们的心情确实有一种很奇怪的平静。

太阳升起来了，他们看到一面旗帜在阳光下飘扬。这是一面有五颗金星的红旗，他们知道，它就是大陆上那个新的政府宣布的共和国国旗。他们把汤姆式冲锋枪移到胸前，从望远镜里观察西门山的巍峨雄姿。西门县城就在山背后，那是著名的侨乡，美丽富饶。他们看到一个戴解放帽的士兵站在红旗下面。“他很象是我的表弟阿土，”上士跟连长说。“我离开家乡时他才十三岁呢，现在长得这么高了。”他离开西门山是在五年前。魏诚和孟德庚用枪托将他的屁股打得青肿，然后一人拉着一只胳膊，连推带搡地弄到登陆艇上面去的。——那是日暮黄昏时分。他的母亲从低矮的渔家的茅屋里奔出来。哭泣着跪倒在通往海滩的嶙峋山路上。他的父亲是一个残疾的老人。上士想起他总是眼泪汪汪，他记得他也曾经当过兵的，而且走得很远很远，一直走到印度和缅甸。他跟着孙立人将军的新三十八师穿越过原始蛮荒的野人山，打过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最后在强渡伊洛瓦底江攻打八莫的战斗中受了伤。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腿了，复员的安家费和抚恤金还不够买半艘船的。他跟阿土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小舅子合股买了一艘小船又去打渔了。上士记得父亲靠在船帮上，跟自己一起把渔网撒向大海的情景，他们的汗水、歌声和希冀，那是舟山渔场的黄金季节。银白色的大带鱼沉甸甸地叫人怎么也拖不起

网来。尽管渔行杀价，金元券不值钱，酒还是有得喝饭也是有得吃的。有一回，他们碰上了一群海上的盗贼，从遥远的胶东半岛过来的一群海匪，抢走了他们的渔船和食粮。他们被捆绑在桅杆上。入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匪头儿走出前面一条船的船舱，来到了他们的甲板上。“老头儿，这条腿喂鲨鱼啦？”他踢踢父亲的那条好腿，问道。父亲倔犟地抬起了脑袋，古铜色的额头在星光下出现几道骄傲的皱褶；他告诉他，是打鬼子带的疾，一条腿丢在了外国的沙场上。上士记得那个匪头儿的五官都扭曲了，面色一半儿红了，一半儿泛着青光。“我操你奶奶的熊，要是他妈的欺骗大爷我，立马给你一枪两个洞！”他给老头儿松了绑，老头儿去舱里拿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发给的“抗日残废证明书”。匪头儿一惊，居然就将他们统统松了绑，将渔船也还给了他们，并且还拿出酒来与他们畅饮言欢。原来他也是当过兵的，在他血战喜峰口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掷炸弹炸死了他的爹和娘。“兵匪一家啊，”很多年过去了，上士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分手时这个名叫黑鲨头的家伙说的话，“这年头，谁他妈的有枪谁就有理，俺山东的吴化文不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军长？！”上士记得，后来他向父亲问起过吴化文的。父亲告诉他那是伪军的一个旅长，在山东制造过杀光抢光烧光的无人区的，先前也是响马出身。就在上士被押上登陆艇的前几个月，吴化文又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将领。有好几天的时间，上士的父亲象着了魔似的，在海滩边踱过来又踱过去，看着被炮艇和军舰封锁了的海湾默默出神。由于深沉的缄默和忧郁，由于冥思苦想而变得精疲力竭的老头子，终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对儿子说道：

“你躲起来吧，躲到山洞里去。看样子黑鲨头说对了。”

他没能及时地躲到山洞里去。谁能想到灾祸来得那么快呢？上士现在痴痴的想。魏诚当时戴着中尉的肩章，孟德庚是中士，他们冲进家门时一家人正坐到餐桌边。“我儿是独子，免服兵役的！”老头子放下了饭碗去拿他的残废证；可是那证件还能顶什么用呢？魏诚说，大军奉命撤向海峡对岸建立复兴基地，急需壮丁充实力量。老头儿跳起来与他们争夺儿子了，皱皮巴叽的脸上老泪纵横。孟德庚冷冷地将枪口抵住他的胸膛。魏诚将那个做母亲的女人推倒在了地上。他们的双手是抖瑟瑟的，脸上的表情也很复杂很有点目不忍睹。他们说走吧快走吧小伙子，要不了一年咱们就能打回来的；那时候你就是党国的英雄了。

五年过去了。

二十岁出头的上士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虽然，当他被魏诚带到台北，又到金门，再到马祖，成为守备区特务连的一名下等兵上等兵和军士时，他也曾经暗自庆幸来着。白天，阳光灿烂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大倍数观察镜清晰地望见家乡。他抽着烟，凝望着那个朦胧的烟云缭绕的西门山默默出神，感觉到随时都可以一步跨回去似的。与连长和排长相比，他的精神状态确实比他们好得多了。在下野的总统复出之前，台湾的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前，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确实是这样的。他们的头上戴的是斗笠，青天白日帽花是画上去的，身上穿的是褴褛的衬衫和短裤。对于来自北方的魏诚来说，亚热带的山地和岛屿是可怕的。他得过脚气病、疟疾、急性肝炎和大脖子病。他因此而一度面貌阴沉，落落寡欢，瘦长的身子摇摇摆摆，一柄加拿大手枪弯月似地从腰上坠下来，而他脸上的每一处细碎纹

络都似乎布满了思乡的愁绪。他变得不那么地凶狠了，上士也从愤恨、敬畏转向一种复杂的同情。一九五四年夏天，他呈请上峰将他抓来的这个兵从中士擢升为上士，还买了一瓶台南出的白酒，一只鸡为他庆贺。十分感恩的上士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连长挂着上尉的肩章，与他醉醺醺的交谈的情景。他那低沉的阴郁的声音透进了黑沉沉的回忆的角落，而双手和双脚都是微微哆嗦的，仿佛寒风正从北方吹来。上士为之惊愕。很难将这个有过天真快活的童年的小少爷同一个七十四师的少尉排长连系起来。孟良崮一战，七十四师惨败之极，师长张灵甫将军饮弹自尽了，留给军官们一句话，鄙人不成功便成仁，各位自便。魏诚说，他当时也想自杀，被俘了没有得逞。他带着四处枪伤逃出俘虏营，咬牙切齿，要与分他家田地抢他家骡马的共军决战到底。

“我们家没有田地也没有骡马，”上士怯生生地告诉连长。

“这不仅是私仇，”上尉连长纠正他。“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是平民，将军也有出身很穷的呢，共产党开斗争会照样毫不留情的。”

接着，他又讲起了他的老家，那些农会干部们如何对待国军眷属的情景。都是一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上士听得毛骨栗然。上士看到连长的眼眶里溢出了浑浊的泪珠。

除了上士之外，连队里还有许多沿海岛屿上过来的士兵，新兵则来自台湾本地了。他们都对魏诚怀有敬畏之情。二十八岁的连长精明强悍，始终保持着皇牌师出身的军人仪表传统。更重要的事实是这家伙确实能够吃苦，作战训练身先士卒，能文善武艺高胆大。每次接送去大陆执行任务

的情报员，他都亲自出发，历尽险阻完成任务。他很快地熟悉了海峡两边沿岸的地理状况，民俗习惯，甚至军队的布防情况和行动规律，也了解得八九不离十。特务连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连长是一条狼。不过，跟着这样的狼是有骨头啃的；而跟着狗的话，连屎都可能吃不到。因此，当他们顺利回到大担二担、金门马祖，获得了晋升与嘉奖时，坚信跟随着他去冒险是值得的。

现在，上尉连长魏诚问他的部下了：“我命令你去把这个阿土干掉，你会下得了手吗？”

他们的橡皮艇已经绕过去了，驶向西门山左侧的一块海滩。那里礁岩耸立，怪石嶙峋，水流湍急，而且是哨兵视野难及的一处死角。一阵火辣辣的刺激和痉挛使得上土的肛门收缩，直肠发烧，冷汗也从脑门上冒了出来。他不敢朝魏诚看了，不敢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清楚这一点：不被哨兵发现，绝不允许先动手的。他看到眼前出现一块好狭长的海滩，从那里一直可以走到公路上去。公路直达县城。海水已经出现了一阵阵五光十色的炫耀，近处却是一片蔚蓝的空虚。那里有一方巨大的岩石，从陆地上延伸出来，缓缓地沉浸在海水里。冲锋枪从上士发抖的胸前落下来。他深深地沉思了很久。是的，现在他清晰地想起了这个地方，想着他带着他的表弟阿土，在阳光明媚的早晨爬到这块岩石上面去——印象纷乱不清，好象还有一个女孩儿，穿着蓝色的还是绿色的衣服，短短的筒裤，手里拿着一只刚抓到的螃蟹吧？……连长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呢，他打了一个寒噤。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心中，但总不能凑成一幅图像了。于是他不得不回答了一句，“连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连长点点头，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

但是连长脸上刚浮起的笑容旋即消逝了，代之以惊讶的表情。有几秒钟的时间，他象一个酒醉初醒的人，神智一时还不能全清似的，抬头茫然地望着那岩石的低处，面色一下子白到了鼻子尖。岩石的低处有两张渔网，绑在木桩上，退潮时可以留下一些愚蠢的鱼虾。连长知道，今天只应该出现一张网的。两张网意味着情报员要在傍晚才能到达这里。傍晚？魏诚抬头看一看晴到少云的一碧天穹，一股寒意从头顶直透了脚心。他清楚地知道，再过一个小时，苏联制造的快艇就会游弋于身后的海域，他们将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官兵，绝无生路。

这一刻，魏诚的整个躯体变成了石头。

很多年之后，当他作为一名退役上校，一名观光的商贾重新来到这里，回想起这个紧张可怖的清晨，仍然止不住心跳加剧血压升高。他们寻觅隐匿人船之处，双腿浸泡在早春时节冰凉的海水里，他们的双手攀登礁石鲜血淋漓。一只海鸥飞起来了，嘎嘎的叫声惊心动魄，他们恐惧地看着它扬起惊慌的翅膀从头顶上掠过去，保持着死一般的静寂。后来他们终于决定走上海滩去。他们把橡皮艇放了气，收起来，寻找一块隐蔽的地方，用沙砾将其掩埋。身上的迷彩服、背包、救生衣都脱掉了，换上了本地人习惯穿着的无领衫。他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潮湿起来，又慢慢地变得坚硬起来。海滩绕过去了，杂草越来越密，一个蛮荒和寂寥的境地使人感到惨淡凄凉，极为沉重的压抑。魏诚命令孟德庚在前面开路，上士走在中间，背对着他的枪口。魏诚不无惶惑地想象，这小子可能会大叫一声“阿土”奔向那个红旗下面的哨兵。这种想象使他情不自禁地

打开手枪枪机。回头的路是没有的，光天化日，唯有走出旷野才会找到那种人类所需要的安全感。“往人多处走！”后来魏诚干脆作出了这样一个无比大胆的战略决策。后来这个决策成为他几十年向人炫耀的伟大资本。孙子曰：“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魏诚兵书是读过不少的。他为此感到骄傲。当然，上士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是去不得的，人们会认出他来。他们于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走。隐约又见岛屿，灯塔和灰色的护渔快艇。快艇从平静的水面驶过，画出细细的一条白线。房子出现了，有茅舍，也有小洋楼，且是歌德式的、极漂亮，上士说是“金山伯”的家宅。金山伯是指那些在旧金山赚钞票的华侨，后来泛指一切海外华人。房子的尽头，已是公路。这条公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他们因此而惊得发呆。魏诚记得，五年前他们从这里撤往海峡对岸的时候，只有一条泥泞的土路啊。那时候车子骡马在土路上挤成一团，伤兵们呻吟着，将枪口直指天穹。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骂不绝口。现在他们却看到了很平整、很宽阔的一条公路，还看到有一台拖拉机突突突地吼叫着从远处开过来了。开车的是个穿黄衣裳的年轻人，居然还向他们高喊了一声：“老乡们，搭车去城里哪！”

无论是魏诚、还是孟德庚和上士，在脱险之后都心有余悸地认定，这真是狡诈的命运在捉弄他们。很象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怎么会踏上大陆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连长的山东老乡呢？当然，黄衣裳年轻人喊的“老乡”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从军队里带回来的习惯。他是一个退伍兵，自愿跑来东南沿海地区支援边防建设的。他后来告诉他们，事实上有一个团的官兵都转业来到了这里，从荒芜的山地